

7-2010

六七暴動的「創傷」

Iam Chong IP
chong@ln.edu.hk

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: <http://commons.ln.edu.hk/mcsln>

 Part of the [Critical and Cultural Studies Commons](#)

Recommended Citation

葉蔭聰 (2010)。六七暴動的「創傷」。文化研究@嶺南，19。檢自：<http://commons.ln.edu.hk/mcsln/vol19/iss1/7/>。

This 文化評論 Criticism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Department of Cultural Studies at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Cultural Studies@Lingnan 文化研究@嶺南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

六七暴動的「創傷」

葉蔭聰

轉載明報

2010-05-24

《十八仝人愛落區》觸動一些市民神經，擔憂媒體政治歸邊靠攏，加上對民建聯的憎恨，一時間熱鬧非常。雖然我也收藏了「禮義廉」T-shirt，但對相關爭議其實提不起太大興趣。不過，爭議中再次翻動起塵封已久的事件——「林彬事件」，倒令我的興趣增加不少，因為，它讓我們透視了香港社會的自我想像。

大部分解釋暴動說法是轉移創傷

40多年前的六七暴動，非常符合佛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對「創傷」(trauma)的定義，商台播音員林彬及其堂弟林光海被燒死，可以說是「創傷」的象徵代表。所謂「創傷」，不在於特定事件發生時的傷害與痛楚，而是在往後的行動、語言中，於傷口處反覆發出呼喊聲音。鬥爭、死亡、林彬、土製菠蘿等等，並不因為「愛國陣營」放棄階級鬥爭而在政治語言中消失，也不因為商台不再掛起林彬遺照而不再被我們記起。相反，它如鬼魅般以不同方式出現，因為，創傷沒有過去，只是被壓抑，且時刻回來。不管左中右，整個香港可以說是創傷倖存者 (survivor)。

六七暴動表面上被港英政府鎮壓下來，坊間主流把暴動視為「左仔亂港」，有學者更認為它促成港英政府決心推動社會改革，近年更有溫和民主派視之為溫和與務實的香港大眾之誕生地，「繁榮穩定」四字的背面，是諸種六七暴動印象。大部分解釋六七暴動的說法，均是轉移 (displace) 創傷，我們以為了解它，其實只是避開它。當年港英政府成功地重建自己的合法性，靠的是警察武力，以及小市民對安穩的追求，除此之外，其實沒有提供有關六七暴動起源、過程、性質的清晰說法。殖民政權其實也欠缺即時及系統的政治籌劃，補救措施顯得零碎，1970年代的社會改革壓力，可能更多來自工黨執政的英國政府，至於「危機回應論」的所謂成功，起碼要到1980年代才事後打造。說來有趣，港英雖然反共，卻連一個官方紀念碑也不敢置放；搞研究的人都知道，大部分有關六七暴動的政府檔案依然未能解封。有人以為可以對六七暴動蓋棺定論，但起碼的歷史認識，跟那些殺死林彬的兇徒一樣，其實消失得無影無蹤，只留下一個空洞，它只蘊含突然、災難性、死亡、暴力及非理性的意象，讓後來者可以根據自己的利益與立場論說。

如果說親共陣營以外是假裝認識，土共便更可憐，結結巴巴，像個啞子，連起碼完整的論述也編不出來。當年他們是最接近這個創傷的一群，但除了「反英抗暴」期間的毛派口號之外，便沒有辦法說出半個完整的故事，公開反思更是妄想。不管港英對他們如何打壓，也不及周恩來叫香港這群紅衛兵偃旗息鼓來得嚴厲，終究是沒有主體性的一群。他們衝進那年血腥的夏天，出來的時候覺得全世界跟自己作對。正如安裕說，由六七至九七年間，他們只好活在自己築起的「圍內」——有「圍內」的語言、思維、行事方式，而背後則是六七年的那份創傷。

縈繞不去的幽靈還是會回來

平心而論，不止一位老一輩的親共人士接受訪問時承認過錯誤，記憶中有《香港夜報》

社長胡棣周、新華社副社長梁上苑、《大公報》的羅孚。不過，回歸前的「圍內」，不會有代表人物可以向外界說清，因為，連北京領導也在沒有說清毛時代的種種，便坐上了資本主義的快車；而回歸後的種種政治正確，水鬼升城隍，成為建制，令土共只能裝着沒有發生過。六七年的那一代土共有口難言，新一代的，或忽然加入土共的，便更無話可說或語無倫次了。黃定光說，林彬死於動亂，不是左派要殺他；陳鑑林說，都不知他們是怎樣死的。

有人這樣總結創傷經驗：我們不斷被提醒，因此我們記得，但唯一記得的就只是自己的遺忘。不斷記起自己忘記的，不單是那些在商台車輛上貼滿林彬肖像的年輕人，包括車內的商台員工，還包括土共自己。當楊光領大紫荊勳章，當民建聯議員罵長毛、毓民「暴力」，當商台出現民建聯特約節目時，縈繞不去的（haunting）幽靈還是會回來。若干年前，港台訪問當年還是個學生的葉國謙，請他回憶六七暴動。他說，當日警察搜查漢華中學，把話劇道具當成武器，逮捕學生老師。但編導不知存心還無意，畫面卻接上警察在左派機構搜出大量利刃與炸彈的黑白片段，不知葉看到這一段會有如何感覺？

繁華背後 是一個創傷後的香港

創傷之所以為創傷，就是我們無法理解，卻為所有人壓抑、避開。街頭暴力、階級鬥爭、社會分裂，在香港 150 年的殖民地中並不罕見，但它們在晚期殖民時代變成一個被多重壓抑的創傷，卻讓出空間成就今天我們熟悉的香港社會（想像），繁華背後，是一個創傷後的香港。

創傷經驗是一代傳一代的幽靈。潘小濤說，帶着歷史原罪的民建聯，以至一眾傳統親共陣營，雖然跟六七年的那一批不再一樣，但他們還是欠了公眾一句道歉。要土共道歉，在政治權謀角度看固然困難，更困難的是，不管是誰，要如何為這個創傷負起道德責任？這是重新詮釋佛洛伊德創傷理論的拉康（JacquesLacan）提出的問題。所謂道德責任，不是回到過去，知道及承認自己在過去某時某地犯下的錯誤，因為，「自己」是誰也愈來愈說不清，創傷纏繞的是往後的倖存者，以及他們在創傷後的生命。所謂責任，關乎未來，人如何在不可知的未來重遇、應對不斷回歸的創傷，聆聽那些傷口傳來的呼喊。換言之，與其要求民建聯為過去道歉，不如對那些經常令民建聯尷尬的六七記憶重新思考，當中涉及的暴力、激進、鬥爭、階級矛盾等等，不只屬於 40 多年前的香港，更屬於今天的香港，它們不是「左仔亂港」這種簡易理論可以打發走的。近年香港的政治爭議不斷環繞着激進與溫和，也許正見證着我們這個城市如幽靈般的創傷。